

宋史

百一五

卷一

上

一

二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九

宋史四百十

開府儀同三司國寶國事司書丞相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婁機

沈煥

舒璘附

曹彥約

范應鈴

徐經孫

婁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授鹽官尉丁父憂服除調含山主簿郡委治銅城圩八十有四役夫三千有奇設廬以處之器用材植一出於官民樂勸趨兩旬告畢七攝鄰邑率以治績聞調於潛縣丞輕賦稅正版籍簡獄訟興學校遭外艱免喪爲江東提舉司幹辦公事易淮東已

而復舊改知西安縣巨室買地爲塋域發地遇石復索元價機曰設得金將誰歸通判饒州平反冤獄蜀帥袁說友辟參議幕中不就改幹辦諸司審計司轉對請裁損經費又論刑名疑慮之敝遷宗正寺主簿爲太常博士祕書郎請續編中興館閣書目又請寬恤淮浙被旱州縣時皇太子始就外傳遴選學官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機日陳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太子寘之坐右朝夕觀省隨事開明多所裨益遷太常丞仍兼資善旋遷右曹郎官祕書省著作郎改兼駕部都城大火機應詔上封事力言朝臣務爲奉承不能出己見以

裨國論外臣不稱職至苛刻以困民財將帥偏裨務爲交結而不知訓閱以彊軍律時年七十凶間不許太子得機所著廣干祿字一編尤喜命戴溪跋之擢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命頒太子戀戀幾不忍舍機亦爲之感涕論京官必兩任有舉主年三十以上方許作縣又論郡守輕濫太甚貽害千里蘇師旦怙勢妄作蒙蔽自肆語及者皆罪去而獨憚機韓侂冑議開邊機極口沮之謂恢復之名非不美今士卒驕逸遽驅於鋒鏑之下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奈何侂冑聞之不說其議愈密外廷罔測又上疏極論雖密謀人莫得知而羽書一馳中外

皇惑侍御史鄧友龍初不知兵騰書投合妄薦大將既召還專主此議機語友龍曰今日孰可爲大將孰可爲計臣正使以殿巖當之能保其可用乎遷右正言兼侍講首論廣蓄人才乞詔侍從臺諫學士待制三牙管軍各舉將帥邊郡一二人召問甄拔優養以備緩急進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詔遣宣諭荆襄機昌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啓釁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泗州捷聞愈增憂危且曰若自此成功以摠列聖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謫官但恐進銳退速禍愈深耳友龍至不能堪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機遂以言去侂冑誅召爲吏部侍郎兼太子

左庶子還朝言至公始可以服天下權臣以私意橫生敗國殄民今當行以至公若曰私恩未報首爲汲引私讎未復且爲沮抑一步於私人心將無所觀感矣又言兩淮招集敢勇不難於招而難於處若非繩以紀律課其勤惰必爲後害仍請檢校權臣內侍等沒入家貲專爲養兵之助機里人有故官吏部喪未舉而子赴調者機謂彼既冒法禁而部胥不之問即撻數吏使之治葬而後來聞者肆之兼太子詹事著歷代帝王總要以裨考訂遷給事中海巡八廂親從都軍頭指揮使年勞轉資恩旨太濫乞收寢未應年格之人年已及者予之帝稱善良久飛蝗爲災機應

詔言和議甫成先務安靜葺罅漏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國威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權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參知政事當干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深敝蠹紛然機彌縫裨贊甚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有舉貲及格當改秩作邑而必欲朝闕機曰若是則有勞者何以勸孤寒者何以伸若至上前自應執奏堂吏寄資未仕而例以外朝官賞陳乞封贈機曰進士非通籍不能及親汝輩乃以白身得之耶嘉定二年八月行皇太子冊命機攝中書令讀冊九月初明堂爲禮儀使數上章告老帝不許皇

太子遣官屬勉留之以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洞  
霄宮以歸遂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贈特進機初登第其  
父壽戒之曰得官誠可喜然爲官正自未易爾機撫其弟  
模棟卒爲善士居鄉以誠接物是非枉直判於語下不爲  
後言人憚而服之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䟽列姓  
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知也  
所著復有班馬字類機深於書學尺牘人多藏弃云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從  
而學焉乾道五年舉進士授餘姚尉揚州教授召爲太學  
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

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帝偉其儀  
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  
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  
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爲訕已請黜之在職才八旬調高  
郵軍教授而去後充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山陵百  
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亟言於安撫使鄭汝  
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充  
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  
則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須索絕矣於是治並緣爲  
姦者追償率歛者支費頓減歲旱常平使分擇官屬振恤

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改知婺源三省類薦書以聞  
遂通判舒州閒居雖病猶不廢讀書拳拳然以母老爲念  
善類凋零爲憂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  
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  
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  
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華文閣特謚端憲煥之友舒  
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璘往  
從之有所開警又從陸九淵遊曰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刻  
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矣乎朱熹呂祖  
謙講學于婺源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䟽席總

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舉乾道八年進士兩授郡教  
授不赴繼爲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或忌璘所學望風心  
議及與璘處了無疑間爲徽州教授徽習頓異詩禮久不  
預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寔  
盛丞相留正稱璘爲當今第一教官司業汪達首欲薦璘  
或謂璘舉貢已足達曰吾職當舉教官舍斯人將誰先卒  
剡薦之知平陽縣郡政頗苛及璘以民病告辭嚴義正守  
爲改容秩滿通判宜州卒璘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  
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袁燾謂璘篤實不  
欺無豪髮矯僞楊簡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樓鑰謂璘

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淳祐中特謚文靖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嘗從朱熹講學歷  
建平尉桂陽司錄辰溪令知樂平縣主管江西安撫司機  
宜文字知澧州未上薛叔似宣撫京湖辟主管機宜文字  
漢陽闕守檄攝軍事時金人大入郡兵素寡弱彥約搜訪  
土豪得許高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昇將宣撫司  
軍屯郡城金重兵圍安陸遊騎闖漢川彥約授觀方畧結  
漁戶拒守南河觀逆擊斬其先鋒且遣死士焚其戰艦晝  
夜殊死戰比渡追擊金人大敗去又遣仲昇劫金人砦殺  
千餘人仲昇中流矢死奏觀補成忠郎漢川簿尉贈仲昇

修武郎官其後二人彥約以守禦功進秩二等就知漢陽  
嘉定元年詔求言彥約上封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爲利惟  
其所向輒應所求輒得以我爲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遲留  
小使督責邊備假以歲月當知真僞設復大舉則民固已  
怨矣欲進而我已戒嚴欲退而彼有叛兵決勝可期矣尋  
提舉湖北常平權知鄂州兼湖廣總領改提點刑獄遷湖  
南轉運判官時盜羅世傳李元礪李新等相繼竊發桂陽  
茶陵安仁三縣皆破壞地千里莽爲盜區彥約至攸督運  
人心始定遷直祕閣知潭州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  
李元礪朝命下湖南議招討之宜彥約言今不行討捕曲

徇招安失朝廷威重若元礪設疑詞以款重兵則兵不可  
撤戎民不得安業元礪果不可降彥約乃督諸將逼賊巢  
而屯擊破李新於鄧沐新中創死衆推李如松爲首如松  
降遂復桂陽世傳素與元礪有隙至是密請圖元礪以自  
效彥約錄賞格報之且告于朝又予萬緡錢犒其師世傳  
遂禽元礪彥約還長沙未幾復出督戰餘黨悉平世傳旣  
自以爲功遲留以邀重賂彥約諭以不宜格外邀求時池  
州副都統許俊駐兵吉之龍泉厚賂以結世傳超格許轉  
官資世傳遂以元礪解江西胡渠爲右司欲以世傳盡統  
諸峒而爲之帥悉徹江西湖南戍兵彥約固爭之渠不悅

然世傳終桀驚不肯出峒彥約密遣羅九遷爲間誘胡友  
睦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江西來爭功不與校擢侍右  
郎官以右正言鄭昭先言寢其命久之以爲利路轉運判  
官兼知利州關外乏食彥約悉發本司所儲減價遣糴勸  
分免役通商蠲稅民賴以濟時沔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橫  
制置使董居誼既不得其柄反曲意奉之彥約以蜀之邊  
面諸司並列兵權不一微有小警紛然奏議理財者歸怨  
於兵弱握兵者歸咎於財寡乃作病夫議獻之廟堂曰古  
之臨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  
專則號令一今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

夫不恪守忠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御以繫維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有緩急各持己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昔秦隴之俗以知兵善戰聞天下自具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於怙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貨不在於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至有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既誅而士俗人心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効者漸無階級之分由阜郊以至宕昌即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鬪緩急之際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貪利犯